

小说选刊(奖)

获奖作品集

[2001-2002]



21

世

小



作家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78281

小说选刊 **奖**

获奖作品集

[2001-2002]

作家出版社



I247.7

2975

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小说选刊》奖获奖作品集 (2001 - 2002) / 《小说选刊》
杂志社编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 - 5063 - 2567 - 5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5495 号

《小说选刊》奖获奖作品集 (2001 - 2002)

编者: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责任编辑:林金荣

特约编辑:刘玉浦 王素蓉

装帧设计:李 栋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**邮码:**100026

电话传真: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 bta. net. cn

http: / www. zuojiachubanshe. com

印刷: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600 千

印张:25.5

插页:4

印数:001 - 7000

版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567 - 5 / I · 2551

定价:44.00 元 (上下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“仰韶杯”《小说选刊》(2001—2002) 获奖作品名单

长篇小说

《无字》

张 洁

《沧浪之水》

阎 真

中篇小说

《玉米》

毕飞宇

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

孙惠芬

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

鬼 子

《奔跑的火光》

方 方

《救灾记》

陈世旭

短篇小说

《湖道》

漠 月

《伞》

苏 童

《黑猪毛 白猪毛》

阎连科

《外地人》

荆永鸣

目 录

序

在存在的认同危机中书写人性故事…………… 季红真(1)

获奖作品

中篇

玉米…………… 毕飞宇(1)
瓦城上空的麦田…………… 鬼 子(73)
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…………… 孙惠芬(162)
奔跑的火光…………… 方 方(219)
救灾记…………… 陈世旭(335)

获奖作品

短篇

黑猪毛 白猪毛…………… 阎连科(417)
湖 道…………… 漠 月(437)
伞…………… 苏 童(448)
外地人…………… 荆永鸣(460)

入围作品

中篇

- 唱 歌..... 张 者(479)
请好人举手..... 曹征路(519)
我们的战友遍天下..... 衣向东(563)
狂犬事件..... 陈应松(612)

入围作品

短篇

- 花瓣饭..... 迟子建(675)
走夜的女人..... 朱日亮(698)
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..... 尉 然(714)
哈瓦那..... 朱文颖(738)
天鹅绒..... 漠 月(765)
一条鱼的战争..... 金 瓿(780)
- 跋..... 费国华(795)

阎连科 1958年生于河南。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日光流年》；中篇小说《黄金洞》《年月日》分别获第一、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黑猪毛 白猪毛

春天本该是春天的味道，如花的草的，蓝蓝浅浅的，悠悠地飘散。或者，绿绿的，浓浓的，郁香儿扑鼻，似着深巷里的酒呢。可是，落日时分，吴家坡人却闻到一股血味，红红淋淋，腥浓着，从梁道上飘散下来，紫褐色，一团一团，像一片春日绿林里挟裹着几颗秋季的柿树哩。谁说，你们闻，啥味儿？把夜饭端到村口饭场吃着的人们，便都在半空凝住手中的饭碗，抬起头，吸着鼻子，也就一股脑儿，闻到了那股血味。

——李屠户家里又杀猪了。

静一阵，有人这样说了一句，人们就又开始吃着喝着。谁

都知道，明儿是三月底，本月的最后一个集日，屠户家里当然是要杀猪赶集呢。不过，往常的集日，李屠户都是起早宰杀，日出上路，当天到镇上卖售新鲜。为啥今儿要在黄昏宰杀？为啥今儿的血味要比往日刺鼻？村人们都没有去过多思想。仲春到了，小麦从冬眠中睡醒过来，哗哗啦啦长着，草呢，也相跟着疯生疯长。要锄地，要施肥，田头有水的还要浇灌，各家都忙得如蚂蚁搬家，谁能过多地顾上谁哩。

饭场是在村头。李屠户家住在梁上，住在梁上大道的旁边，旁边是一个丁字路口。既然已经弃田从商，终归与梁道靠近好些；虽然是屠宰生意，也要图求一个运输便利。图求邻村有了红白喜事，寻上门来让替宰一头一条，也都有着许多便利。为着便利，为着兴隆，李屠户也就从村落搬到梁上去了。盖了两层瓦楼，围了一所砖院，楼下屠宰，兼卖一些杂货、吃食、炒菜；楼上住人，又辟出两间做了客房。路过的行人，腿脚累了，不想走了，便坐在楼下吃些杂碎下酒，喝得摇摇摆摆上楼。来天日出，酒醒了，乏困去了，付了店钱、饭钱上路。

别看那两间客房简陋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十五瓦的灯泡，停电了是半根蜡烛，可县委书记还在那房里睡过一夜。有人说，是车抛锚了，书记不得不在那儿屈宿一觉。可李屠户说，说那话的人是在放屁，也不想想，司机敢让书记的车抛锚吗？说县委书记之所以要在他那儿屈尊一夜，就是为了到百姓家里问问致富景况，和他李屠户扯拉扯拉。无论如何，县委赵书记是在那儿睡了一夜。这一睡，李家的生意竟相跟着旺盛起来。两间客房的东屋，桌、床、被褥、脸盆、拖鞋，都是赵书记用过的纪念物，妥善擦洗保存，又仍给客人用着，于是，那间客房从每夜十元的价费涨到了十五元。行人也都长有凡贱之心，价格涨了，因为县委书记住过，也都偏要到那屋里去

睡。有跑长途运输的司机，竟连三赶四，踩着油门不松，也就是为了去那东屋睡上一觉。当然，李屠户家里的杂碎肉香，杜康酒里又不对水，也是吴家坡人有目共睹的实情。现今，李屠户家生发出啥惊天的事情，村人们也都不会惊乍，连县委书记都果真在那睡过，那还会有啥事情在那梁道边上不会发生哩。集日到了，把本该下夜更时屠宰的猪挪移到头天黄昏起刀，让春日夕阳里有一股血腥味儿，这又算啥稀罕事儿呢？杀了，宰了，把两扇猪肉展在屠案上，淋上清水，用塑料薄膜盖上，来日去卖又有谁能看出它不是新鲜的猪肉呢？

人们依然在饭场上吃饭，依然扯西拉东。有人饭碗空了，起身回去盛着；有人不想回去，就差儿娃回去一趟，儿娃哩，又刚刚端着饭碗从家里出来，便对父母哼哼哈哈，他们便一脸挂了不悦，骂着儿娃的不孝，说养你长大，连让回家盛碗汤饭你都懒得起劲，早知这样，倒不如不生你还好。做儿娃的觉得委屈，因为并没说不去，只是因了犹豫，父母就当众破口骂了，于是便顶撞起来，说谁让你生我了？谁让你生我了？父亲或母亲被问得哑言，就从坐着的屁股下面抽出鞋来，一下擲了过去，弄得饭场上飘满鞋灰，许多人赶快把饭碗护在胸下。就在这饭场上闹得尘土飞扬的时候，饭场外有了一声断喝，叫着说吵啥哩？有啥好吵哩？父母让你们儿娃回家盛一碗汤饭错了吗？

饭场上嘬的一下安静了。做儿娃的感着理屈，不再说啥了。

村人们目沿着断喝，都朝村口通往梁道的方向望过去，原来是屠户李星从梁上回村了。

刘根宝从饭场上回到家里，就像从宽展自由的田野进了考场，怯怯的，有些不安。爹已经吃过饭了，正在院里抽烟，明明灭灭，在暮黑中闪烁着光色。娘正在灶房洗整，锅碗相撞的

声音淹在洗刷的水里，听起来清脆潮润。根宝一脚踏进灶房，把还有半碗饭的瓷碗推在灶台角上，想说啥，却只是望了望娘，便又勾着头从灶房走了出来。

他蹲在了爹的面前。

爹说，有事？

他说，没啥事。

爹说，有事你就说吧。

他说，爹，我想去蹲监。

做爹的愣了一下。从猛一吸亮的烟光中，能看见老人的脸上有些僵硬，表情哩，像一块原本柔和的杂色面儿，忽然变成了生硬的石头面儿。他把烟袋从嘴里拔下，盯着儿子，像盯着素昧平生来问路的陌生人一样。

爹说，根宝，你说啥儿？

儿子根宝就又瞅了一眼父亲。因着夜色，看不清父亲这时脸上的惊异有多厚多重，多少斤两，只是看见有一团漆黑，像树桩样竖在那儿，僵在那儿。因为看不清楚，他也就索性不再看了，脱掉一只鞋子，坐在父亲面前，两只胳膊架在膝上，双手相互抠着，像剥着啥豆子，没有立马回答爹的问话。

爹又问，你刚才说啥呀？根宝。

根宝说，爹，我想和你打个商量，如果你和娘同意，我想替人去住几天监狱。

爹吼着说，妈的，疯了？

根宝把头勾得更为低些，说，爹，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嘛。

爹顿一会儿，又问，替谁？

根宝说，替镇长。

爹抬起了头，替谁呀？

根宝说，替镇长。

爹笑了，冷讥地道，镇长用你去替？

根宝说，刚刚在饭场，李屠户说了，说今儿落日时候，镇长开着小车从梁上走过，撞死了一个年轻人哩，张寨村的，二十余岁。说镇长撞死了人镇长应该负责呢；可镇长是镇长，谁能让镇长负责哦，于是哟，就得有人去县交通队替着镇长认个错，说人是我撞的，是我在李屠户家酒喝多了，开着拖拉机出门撞上的。后边的事，就啥甭管了，镇长都有安排哩。说事情的尾末已经搞清，就是赔张寨的死人家里一些钱。钱当然是由镇长支出的。然后，然后哩，就是谁说是谁撞死了人，谁就到公安局的班房里宿上十天半个月。

月亮已经升了上来。吴家坡在月光中静得如没有村落一样，能清晰地听见村街上走动的脚步声，踢里啦踢踏，由西往东，渐次地远了。消失着到了李屠户家那儿了。娘好像把根宝说的缘由由全都听得十分明了了，她没有立马接话儿，不知从哪儿端出一小筐儿花生，端过一张凳子，把凳子放在男人和儿娃中间，把那一筐儿花生放在凳子上边。而后，她就随地坐在花生筐前，望望儿娃，又瞅瞅男人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走进了他们父子深深的沉默内。

说起来，根宝已经二十九岁，二十九岁还没有找到媳妇成家，这在吴家坡也仅是刘家一户。缘由呢？不光是因为家穷，现如今不是哩，是在极早的年月里，各家都已盖起了瓦屋，只他们刘家还住着草房院落；再者，还因为根宝的怯弱老实，连自家田里的庄稼被畜牲啃了，举起了铁锨，联想到畜牲也有着主人，竟就不敢落将下去，只能将铁锨缓慢地收回。这样的人，窝囊哩，谁肯嫁哟。照说，早先时候，有过几门亲事，女方都是到家里看看，二话不说，也就一一荒芜掉了，无花无果。待转眼到了今日的年龄，没想到竟连二婚的女人也难碰

到。半年前，有亲戚介绍了一个寡妇过来婚面，先不说对方长得丑俊，也才二十六岁，竟带着两个孩娃。根宝原是不同意这门婚配，可亲戚却说，同不同意，见面了再说。于是也就见了，想不到她一见面劈头便问，你就弟兄一个？

他说，我是独子。

她说，同姓家族村里多吗？

他说，村里就我们一家刘姓。

她说，有没有亲戚是村里乡里干部？

他摇了一下头儿。

她便生着风声，一下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愤愤地说，那你让我跑十几里路来和你见面干啥？媒人没和你说我原来的男人是因为和人争水浇地，争人家不过，被人打了一顿，回家上吊死了？没说我不图钱不图财，就图嫁个有势力的男人，不说欺负别人，至少也不受人欺负。女人这样说着，就转身从根宝家里出来，走出屋门，到院落里左右看看，又猛地回身盯着根宝，说今天正好是集日，我跑十二三里路来和你谋婚，来让你看我，耽误我整整一天工夫。这一天工夫，我到镇上卖菜卖瓜，卖啥都能挣上七八十块钱。可是今儿，是你把我误了。我不要你赔我七八十块钱，可你总得赔我五十块钱吧？

根宝怔着问，你说啥儿？

女人说，你误我一天工夫，该赔我五十块钱哩。

根宝低声咬牙，说，你咋能这样不要脸哩？

女人说，我是不要脸，要么你打我一顿我走，要么你赔我五十块钱我走；你要不打我赔我，我就在这院里叫唤，说你一见我就摸我拉我。

没有奈何，根宝只好返身回屋取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，塞到她的手里说，走吧你，以后你再也别从我们吴家坡的村头走过。

女人接过了那钱，看看说，你要敢动手打我一个耳光，我就嫁给你。

根宝说，走呀，钱给你了，你走呀。

女人说，你要敢对我又踢又打，我把我的两个娃儿送给别人嫁给你。

根宝说，你有病哩，你神经有病了，去县医院看看病嘛。

女人把那五十块钱朝根宝面前一扔，就走了。走了几步又回头说，没有腰骨的男人，谁嫁给你，谁一辈子保准受人欺负不尽呢。

实在说，没人欺负根宝一家人，可就是因为他家单门独院，没有家族，没有亲戚，竟就让根宝娶不上一门媳妇来。二十九岁了，一转眼就是三十岁，就是人的一半生命了。将近三十岁还没有成家立业，这不光让根宝在村里做人抬不起头，也让父母深怀着一层内疚哩，永远觉得对不住了儿娃呢。

根宝爹又吸了一袋烟，再装上，没有点，放在脚边，不知为啥就抓了一把花生剥起来。他剥着花生，却不吃，借着月色，看看面前勾头坐在鞋上的儿娃，像一团包袱软软地浮在地上；看看那说要翻盖却总也缺钱翻盖的草屋，矮矮的，塌塌的，房坡上还有两个欲塌欲陷的深草坑，在月色里像被人打开的墓穴。还有那没有门窗的灶房，灶房门口破了的水缸，这些都被月光照得亮白清楚。身边的那个猪圈，泥墙，框门，石槽，倒是结实完整，可不知因了啥呢，总不能养成猪。喂猪猪死，养羊羊灭，后来把它做了鸡圈，鸡们倒都生长得壮实，可是，可是呢，母鸡们都是三天、五天才生一个鸡蛋，哪怕是夏天的生蛋旺季，也没有一只鸡两天生上一蛋的，更不消说如别户人家一样，一天一蛋，甚或一只鸡一天生两蛋或两天生三蛋。这就是刘家的日子。根宝爹像看透了这样的日子一样，把

目光从月光中抽了回来，吃了手里的花生，说跑油了，不香。老伴说吃吧，这也是宝他舅今儿路过梁上捎来的。根宝爹就又抓了一把花生，在手里剥得哗里哗啦，说都吃呀，根宝。

根宝说，我不吃。

爹说，你咋知道替镇长顶罪至多是到监狱住上十天半个月？

根宝说，李屠户说的。

爹问，李屠户听谁说的？

根宝说，他啥儿不知道？镇长就是在他门前撞死了人，县委书记都在他家睡过哩。

娘问，替人家住监，住完了咋办？

爹说，歇歇嘴吧，女人家哩。住完了咋办？你想咋办就咋办。谁让他是镇长，谁让他让我们孩娃去顶监。

然后，爹就回过头来，望着儿娃说，根宝，你真的想去就去吧，去跟李屠户说一声，说你愿意替镇长去蹲监。说记住，李屠户叫李星，你就叫他李星叔，千万别当面还屠户、屠户地叫。

这时候，月亮升到当头了，院落里愈发明亮着，连地上爬着的蝻欢叫时张扬的翅膀都闪着银白白的光。根宝从地上站起出门时，娘从后边抓了一把花生追上他，说你吃着去吧，没跑油，还香哩。根宝把娘的手推到一边，说我不吃，也就出门去了，和出行上路一样，没有回头。可没有回头，他听见身后剥花生的声音，在月色里像谁在水里淘洗啥儿般，淋淋哗哗，脆亮亮的，还是有几分让人留恋的亲切呢。

李屠户家里忙哟。院落里扯加了两个二百瓦的灯泡，把清明清明的月亮挤逼得没了踪迹。不知远处的一家矿上要贺庆啥，冷不丁，来人让他连夜赶杀几头肥猪，加之明儿正集日，

又不能慢待了在集市上总去他的挂架上割肉的老主顾，于是，李屠户除了原来的屠案，又摘下门板，新架了一副屠板。自己宰，还又从外村找了两个小伙子帮衬着。每帮他宰一头猪，他给人家十块工时费。

院落里满是集合着的人，有矿上的工人，有村里看热闹的小孩娃，还有连夜把生猪拉到李屠户家等着他过秤买猪的邻村庄户。根宝从村里出来，一听到屠案上红血淋淋的尖叫，身上抖了一下，像冷一样，可他很快就把自己控制住了，不再抖了。说到底，是杀猪，又不是杀人。踏进李屠户家那两扇能开进汽车的院落大门时，已经有两扇猪肉挂在了棚架下，赤背的李屠户正舀着清水往扇肉上浇洗，一瓢一瓢，泼上去，淋下来，红艳艳的血水流过一片水泥地从一条水沟流到李家房后了。一世界都是生血的腥鲜味。帮衬的那两个小伙子，一个在院落角上正烧着一口大锅的开水烫猪毛，一个正在一个屠架上用一个铁片刮着剩猪毛。猪毛味有些腥臭，像火烤了兽皮一样怪诞难闻。李屠户家一年四季都有这样的味。根宝不知道为啥在这样的气味里，县委书记会在这儿住一夜。可县委书记是真的住了一夜哩。迎面楼上二楼靠南的两间客房，东屋门口清清白白挂了一个招牌，上写着：县委赵书记曾在此住宿。借着灯光，根宝看那招牌时，他看见西客房的门口也新挂了一个招牌，上写着：县里马县长曾在此住宿。根宝有些糊涂，他不知道县长何时也在此住过，可他想那是一定住过的，没住过李屠户不会挂那么一个招牌。

看看招牌，根宝从人缝挤到了李屠户的身后，他等李屠户把一扇猪肉淋净了，轻声叫了一声李叔。

李屠户没有回头，他用手抹掉肩上的血水珠，用胳膊擦掉额门上的汗，到另一扇红血猪肉下边，又一瓢瓢舀水浇起来。虽然

没有回头，他却听到了有人叫他。他舀着清水说，是根宝吧？

根宝说，哎，是我，李叔。

李屠户把一瓢水泼到那扇猪肚里道——

是想替一下镇长顶罪吧？多好的机会，别人烧香都求不到。

血水溅到了根宝脸上，他朝后退了一步——

跟我爹商量过了，我愿意。

李屠户又舀一瓢清水浇上去——

不是你愿意就能去了的。先到屋里等着吧。

到了李屠户家平常客人吃饭的那一间餐厅里，根宝才看见那儿已经坐了三个村人了。一个是村西的吴柱子，四十来岁，媳妇领着孩娃和人私奔了，就在邻村一个村干部的弟弟家窝藏着，死活不回来，他就只好独自过着日子了；另一个是村南的赵瘸子，日子原本鼓鼓胀胀不错哩，可烧的砖窑塌了，人便瘸了，日子也就塌陷了，眼下还欠着信用社一大笔贷款的债。还有一个，是村里的李庆，在镇上有生意，家里还买有一辆嘎斯汽车跑运输。根宝知道柱子、瘸子是想和自己一样，图求去替镇长住几天监，一个想请镇长帮着把自家媳妇要回来；另一个，寄望帮了镇长，也许信用社的贷款便不消再还了。他不知道李庆谋图三二四五啥哩，竟也端端地和瘸子、柱子围在那一张饭桌前。于是，待根宝走进来，他们都望着根宝时，根宝把目光落在了小他一岁的李庆身上。

李庆像抢了别人的东西一样，不好意思地把头勾下去，说我弟今年就师范毕业了，想请镇长安排他回到镇上教书哩。

柱子冷了一眼李庆说，你好了还想好。

李庆把头勾得更低了，脸红得如门外地上的血。

这当儿，瘸子也乜着李庆的脸，说，你走吧，让我们和根宝争这机会还差不多。

李庆没有走，又抬起头涎涎地笑了笑。

根宝坐在了那张空凳上。这是一张四方桌，先前都叫八仙桌，现在学着城里人的腔调就都叫它餐桌了。屋子也叫餐厅了。餐厅也就十几平方米大，摆了粮、面、油和七七八八的一些杂货物，在外面空着的地方摆了这张餐桌。因为不是掏钱吃餐饭，桌上有个铝茶壶，但没有人会来给他们倒上水。桌子的上方是灯泡，苍蝇和小蛾在灯泡周围舞蹈着，舞累了，蛾子竟敢落在灯泡上歇脚儿，而苍蝇就只敢落在他们身上和那油腻的桌面上喘着粗气儿。

屋外又有了一阵猪叫声，粗厉而骇人，像山外火车道上的汽笛叫，只是比那汽笛短促些，也比那汽笛混杂些。夹杂有猪的喘息和人的乱汪汪的声音。这样过了一阵，便突然安静了。不消说是利刃从猪的脖下捅进脏腑了。剩下的就是李屠户指挥着说把这头抬去褪毛、把那头挂起来开膛的指令声，还有人们这条肥、那头瘦的议论声。屋子里有些热。忙着挣钱的李屠户，顾不上进来指着哪个人说令一句，喂，你去替镇长顶个罪，再指着剩下的，说你们三个就算了那样的话。也许，李屠户并不该把这样一件好事留给谁，所以他才只顾杀猪，不管屋里的根宝、柱子、瘸子和李庆。屠户的媳妇和孩娃们都在楼上看电视，从电视机中传来的武打声像从房顶落下的砖头和瓦片。根宝抬头朝天花板上看了看，其余三个人也都跟着抬头看了看。

李庆说，半夜了。

柱子说，着急了你先走。

李庆说，我不急，等到天亮我也等。

瘸子看看李庆，又扭头盯着根宝，说，兄弟，其实你犯不上和我们一样儿，没成家，又有文化，真替镇长蹲了监，名声